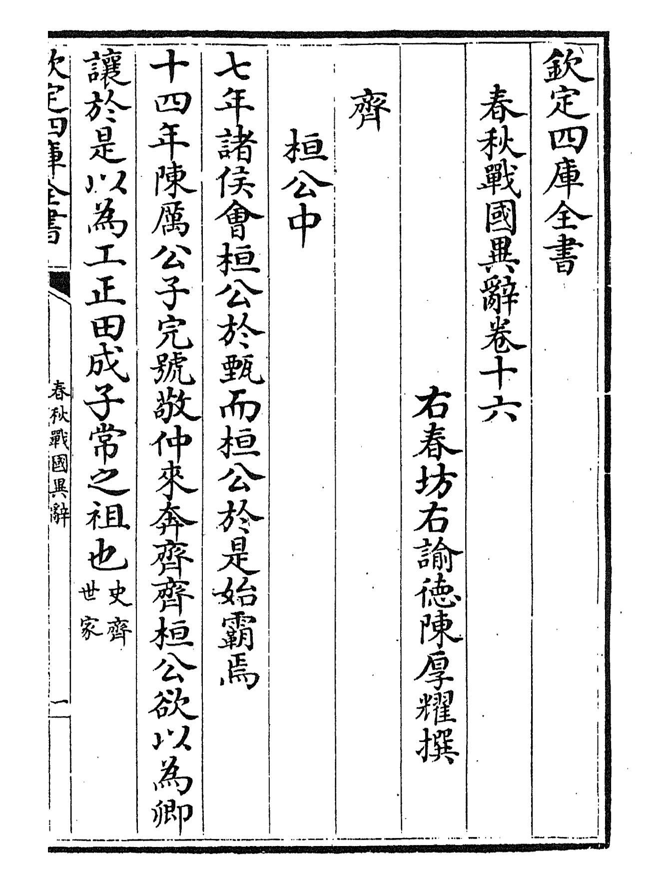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中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史齊世家

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

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管子揆度

桓公問于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得與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

癸乙于周下原桓公問四因之道於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于天下奪于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

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于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

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揺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亳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

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問于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藪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及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則五家之國准也管子國准

桓公問于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封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

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廪于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凖也又曰人君操本民不能操末人君操始民不能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穀

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管子揆度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管子輕重甲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定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

暑耘力歸于上女勤緝績徽織功歸于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于危隘之國桓公曰善管子事語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又曰歳藏一十年而十也歳藏二五年而

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管子事語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須無皆差肩而

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

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于其
內鄉爲功于其親家爲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
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
四萬二千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
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
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歳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
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鄉乎

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此素賞之計也（管子輕重乙）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公曰何為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

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籍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

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禄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于上女勤于纖微而織歸于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畞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

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于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管子臣乘馬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于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公問管子曰此其故何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

聘之名顯于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于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名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于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于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于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其于齊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塂齊地者五分之一非

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

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于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于糸未為糸籍糸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于布則撫之糸籍于穀則撫之山籍于六畜則撫之術籍于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輕重丁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籍于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于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于六

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歴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

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給之鹽筴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于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管子

海王

管子輕重甲 桓公曰寡人欲籍于室屋管子曰不可是

毀成也欲籍于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于六畜管子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于樹木管子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曰君請籍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圜大也王者乘勢聖乘幼與物皆宜公曰行事奈何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

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
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
也然則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于民而貴市之皮幹
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
不相睹南北不相見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
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

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牛馬絶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價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輕重甲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

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煑沸火爲鹽正而積之公曰諾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宫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煑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曰

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曰請以令使貢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于君故此所謂用若挹于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輕重甲

桓公二十年齊代衛

呂覽精諭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

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列女傳　齊桓公夫人衛姬衛侯之女公好淫樂姬

為之不聽鄭衛之音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還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公許諾明日朝管仲趨進曰君之涖朝也恭而氣下言

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曰夫人治内仲父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

據此則桓公不伐衛矣然桓公之二十年齊伐衛衛人敗績已見春秋

詩傳　桓公好内衛姬箴之賦鷄鳴

詩說　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

詩序云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按詩序與詩傳詩說不同而齊無哀公亦未知所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何故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𤸫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牙一作垂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堂上也艴然充盈

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呿開也唫閉也呂覽重言　又韓詩卷四　又說苑權謀　又管子小問畧同而東郭牙作東郭郵䟫瘏作庰食

管子小問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顔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强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

而莒亡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淮南子氾論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
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
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
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于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未可治内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
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

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公曰内外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頫于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使海于

有弊渠彌于河階綱山于有牢房元齡曰使海于有弊言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弊盡也渠彌裨海之名言高山大海可為險阻也綱山依山為綱而有牢國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柒國語作漆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階綱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階綱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海東至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

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管子小匡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内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管子小問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于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

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于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于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管子輕重甲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胡曰莫強且伐孤竹而備越何其遠也按經傳無敗越事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史齊世家

說苑貴德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

侯聞之皆朝于齊

管子小問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寡人大惑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于前曰仲父之聖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又說苑辨物語小異

地志 永平府西北有孤竹三塚雙子山長君之塚團子山次君之塚馬鞭山少君之塚傳曰國人立其中子蓋次君也 伯夷名墨允字公信諡夷叔齊名

墨智字叔達謚齊

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其愚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韓子說林

博物志史補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

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說苑權謀 桓公將伐山戎使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魯君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所得山戎之寳器中國之所

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說苑 指武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于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

桓公曰魯梁之于齊也千轂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公曰諾即為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金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而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

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

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

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

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

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

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

于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

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史齊世家

狄人伐邢齊救之遷邢于夷儀補

桓公二十八年齊盟江黄于貫補江黄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若楚伐之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及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

不能救君子閔之新序卷九

衛文公有狄亂告急于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補

管子霸形初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可乎管子曰諾于是令縣鐘磬之榱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公曰寡人疾病姑

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簴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令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

曰善于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伐謂斷也併猶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掌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之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慶臣聞之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公曰諾于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令始行于天下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濵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

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史齊世家

桓公三十年伐楚至于召陵補　初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從也桓公從之遂滅

蔡韓子內儲左

管子大匡　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内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内奪民用士勸于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

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入齊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内修兵關市之征侈之分乃遂用以勇授禄朱長春曰蕩船事國異年異人異梅生曰宋夫人左傳作蔡姬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按齊桓踐祚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亂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齊伐宋而諸侯救如大匡所云者

管子霸形楚欲吞宋鄭而畏齊號令于國中曰寡人

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齊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于是楚國之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

有喪雎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久矣思人衆兵强而能害巳者必齊故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舉也公曰善然則奈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及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不

許則遂以武令焉公曰善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百代不毀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南存晉公反位已霸

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三十四年桓公會諸侯于洮以定王室立王太子鄭是為襄王 補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史齊世家

管子 小匡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

爾自卑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庾雕題黒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命者其異于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

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並興夫鳳凰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黄令三祥未有見者雖曰受命毋乃失諸侯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斿渠門赤旂天子致胙于桓公而拜受天下諸侯稱順焉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

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史齊世家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史齊世家

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

夷狄自置惟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于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馬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説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史齊世家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

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羲封泰山處羲一作黄帝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鉅平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車懸

馬上甲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之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知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鄗音霍所以為盛江漢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鳥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又管子封禪

尚書中候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吾欲封禪泰山何如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臻不可封也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于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

史齊世家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比有數乎管

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
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
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請以令使天
下諸侯朝天王之廟觀于周室者得以彤弓石璧不以
彤弓石璧者不得入天子許之曰諾號令于天下天下
諸侯載黄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
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

里之謀也管子輕重丁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于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號令于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黄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價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

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管子輕重丁

管子小匡諸侯多沈亂不服于天子于是桓公東救徐州分吴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濵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

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于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國

絶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内之侯而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内之侯而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已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

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攟載而歸故鈎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壥而不稅以為

諸侯之利諸侯稱寛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以衛
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
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于中國也教大成是
故天下之于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
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懐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
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也是故大國
之君慙媿小國諸侯比附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

之君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諸侯不
卑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
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
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
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桓公能假其羣臣
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
須吾鮑叔牙因此五子者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
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

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六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衔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下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餽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如字當作之）荼首之孫（荼首白仰傳戟之首也）仰傳戟之寳（傳戟謂死事寳謂賞也）吾無緣與之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于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顔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問于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于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于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

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于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

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代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

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價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

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内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仲曰萊莒與柴田相併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

二年桓公止柴菜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菜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

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管子小問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耋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列子湯問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莒管仲毋忘束縛在魯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呂覽直諫　又新序卷四　管子小稱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生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莊子天道　又淮南子道應語少别　一作楚成王事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細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韓詩卷三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桓公韓詩

卷六

呂覽下賢齊桓公見一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五往遂見之又新序卷五韓子難一又高士傳

復藁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藁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

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說苑政理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禄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以人吾不仕矣管子小問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宫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宫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宫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内憂必有外患今

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内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管子戒篇

人有設隠者謂桓公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

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韓子難二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正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

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指武

桓公憂北郭之民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閑有以相給資北郭之民有所儺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管子輕重甲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倍則春有傳耜夏有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

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曲木又無所施矣管子小問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内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繇繇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

善

管子

小問

齊桓公微服以巡見民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人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韓子外儲右

說苑貴德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

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

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

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

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

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

善行也其所以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

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

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新序卷四

齊桓公逐鹿至麥丘之邦遇老人公問之對曰臣麥丘之邦人也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優一作復下同邦人奉觴

再拜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恶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盡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説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便辟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至今未有為謝也公曰

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韓詩卷十又新序卷四小異　晏子春秋作景公事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牸牛生犢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地志

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舜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叟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說苑政理

縣有愚公谷今山東臨淄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公遂歸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

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之韓詩卷十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管子今本無

齊國好厚塟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而人厚

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韓子內儲

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紫貴甚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左右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無

衣紫者韓子外儲左

墨子 齊桓公髙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論衡 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韓子難二 桓公宫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髪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

初學記河注 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

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呂覽達鬱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半棄於禮可

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敬慎

韓詩卷十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以柴覆之取其潔也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

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子反入背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

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管子中匡）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韓子外儲左）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子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說苑貴德

列子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毋近妃宮恐失權齊侯大懼去

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聽之以厭神　春秋　丈耀鉤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戸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象罔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莊子

風俗通卷九齊桓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遝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

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霸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
虎望見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
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
虎豹故虎疑焉管子小問○說苑作晉平公事
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
袍帶劍馳車詈罵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員二尺問羣臣

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乞一舉渡河與齊魯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敖於鳴鶚素中遊長三寸三分博物志 御覽引此今本無

金樓子 齊桓公卧於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吾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於邑白烏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嗛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腸腹爲之破潰

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語殊淺鄙金樓子梁元帝所作今其書已亡

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欲誰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以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若黃帝哀不已若者欲訓厲之使與己齊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才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呂覽貴公合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

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史齊世家

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巳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

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寗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曰夫江黄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君

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以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子戒篇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内漿窜㓕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食為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初學記引今韓詩無

鮑叔死管仲舉上袵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

子貧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已者死而況為之哀乎說苑復恩

列子力命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

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

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以女妻之史齊世家

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出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

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謟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

君道

管仲疾史記桓公四十一年管仲隰朋皆卒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子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韓子其父作其母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

反管子知接又韓子難一畧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

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史管子傳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史齊世家

括地志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

阿

管子小稱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甚矣若不可諱而不起也仲父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東寡人東令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

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内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葢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塟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至公曰嗟

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

禮記雜記下 初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言其所與遊之邪僻故誘為盜耳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韓非子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竪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内豎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虚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

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
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
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
故為爵禄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
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
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埀
爵禄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

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絶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塟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塟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

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蜚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諸家所記意同辭異各有其長韓非設難深刻

管子卒卒十月隰朋亦卒管子戒篇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命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其日蕘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降公下衛也慨焉嘆涕出曰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蟲流出於尸上葢以楊門之扇三月不殯呂子知接又韓子難一畧同又管子小稱畧同

桓公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公薨初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史齊世家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

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史齊世家

管子戒篇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開方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歛九月不塟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

韓子十過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知臣莫若君知子者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公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君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竪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竪刁自獖虧勢也以為公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

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惟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公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桓公四十一年公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不用管仲之過也

淮南子 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 孟子䟽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今按左傳無此語

荀子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覇是

何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侈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妬也

與之髙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覇也宜哉

括地志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板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

入中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唐類函塚墓下引此。齊地記云桓公冢在牛山之阿山西八里有仲父冢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